

毛泽东书系



毛泽东与文化界名流

陈微 主编

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与文化界名流

陈微 主编

人 民 大 版 社

责任编辑:鲁 静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朱启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与文化界名流/陈微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10(2003.12重印)

ISBN 7-01-003984-4

I . 毛… II . 陈… III . 毛泽东(1893~1976)-生平事迹
IV . 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0436 号

毛泽东与文化界名流

MAOZEDONG YU WENHUAJIE MINGLIU

陈 微 主编

人 人 书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2.25

字数:251 千 印数:8,001~10,000 册

ISBN 7-01-003984-4 定价:2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目
录

- | | |
|------|----------------------------|
| (1) |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毛泽东与丁玲 |
| (11) | 餐桌上谈“过渡”
——毛泽东与于光远 |
| (19) | “我给你这个‘尚方宝剑’”
——毛泽东与马寅初 |
| (24) | “如你有暇，敬祈惠临一叙”
——毛泽东与艾青 |
| (28) | 哲人之交 情真意切
——毛泽东与艾思奇 |
| (35) | “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
——毛泽东与冯友兰 |
| (42) | “今天不谈别的，就谈鲁迅”
——毛泽东与冯雪峰 |
| (47) | 海为龙世界 云是鹤家乡
——毛泽东与齐白石 |

- | | |
|-------|-----------------------------|
| (53) | “读书也是重要的工作”
——毛泽东与刘白羽 |
| (59) | “你是理论界的‘黑旋风’”
——毛泽东与李达 |
| (70) | “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
——毛泽东与李大钊 |
| (79) | 领袖情谊暖人心
——毛泽东与李苦禅 |
| (86) | “他和贾宝玉很熟嘛”
——毛泽东与李希凡 |
| (98) | “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毛泽东与吴晗 |
| (106) | “你的名字是一个问号”
——毛泽东与何其芳 |
| (116) | “我们一面嗑瓜子一面谈话吧”
——毛泽东与张西洛 |

- | | |
|-------|----------------------------|
| (124) | “你们能不能在工作上打胜仗”
——毛泽东与陆诒 |
| (128) | “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毛泽东与陈独秀 |
| (135) | “我不打倒你”
——毛泽东与范文澜 |
| (142) | “你去当这面旗帜吧”
——毛泽东与茅盾 |
| (152) | 半个多世纪的友谊
——毛泽东与周世钊 |
| (164) | 附庸风雅又何妨
——毛泽东与周谷城 |
| (177) | 办报人要接触群众
——毛泽东与赵超构 |
| (188) | “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
——毛泽东与胡适 |

目
录

4

- | | |
|-------|-----------------------------|
| (195) | “你到哪里，鸡蛋壳到哪里”
——毛泽东与柯仲平 |
| (209) | 风物长宜放眼量
——毛泽东与柳亚子 |
| (222) | “闭门造车，出户未必合辙”
——毛泽东与侯外庐 |
| (227) | “你想当相声博士啊”
——毛泽东与侯宝林 |
| (231) | 为人民做事
——毛泽东与贺绿汀 |
| (236) | “搞文艺的人不吸烟的可不多”
——毛泽东与徐懋庸 |
| (245) | “希望随时示知”
——毛泽东与郭沫若 |
| (256) | “杂文难写，可还得写啊”
——毛泽东与唐弢 |

(260)	朋友交往重信义 ——毛泽东与黄炎培
(278)	“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 ——毛泽东与萧三
(293)	半宾半友式的交往 ——毛泽东与萧军
(312)	投我以木桃 报之以琼瑶 ——毛泽东与章士钊
(325)	近乎跨越世纪的交往 ——毛泽东与梁漱溟
(343)	“世局多故,为国自珍” ——毛泽东与符定一
(353)	“你写的科普小品我都看” ——毛泽东与温济泽
(363)	人去诗情在 ——毛泽东与臧克家

目
录

- | | |
|-------|---------------------------------------|
| (371) | 师生之交 情深谊长
——毛泽东与黎锦熙 |
| (383) | “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
——毛泽东与翦伯赞 |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毛泽东与丁玲

丁玲（1904—1986）原名蒋伟、蒋冰之。作家。湖南临澧人。1923年入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1930年加入“左联”，次年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赴延安。历任中华文艺协会主任，红军大学教授，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任。1949年后，曾任全国文联理事、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中国》杂志主编、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著有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散文集《杜晚香》等。

1936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丁玲

从南京国民党监狱出狱后，来到了她日思夜想的党中央所在地——保安。党中央领导同志和文化界、妇女界对丁玲的到来，极表欢迎。中央宣传部特地举行了欢迎宴会。宴会是在一个四五十平米的大窑洞里举行的，由宣传部长吴亮平主持。洞内共设四席，各界代表济济一堂。周恩来、张闻天和中共其他领导同志分别在各席就坐。丁玲被邀坐在首席，她感到被温暖抚慰着，被幸福浸泡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到家了，真的到家了。她激情满怀地讲了话，讲了自己在南京的一段生活，倾诉自己的痛苦与向往。像一个远游归家的孩子，向父母亲昵地饶舌。会上，许多领导同志都讲了话，对丁玲的到来表示欢迎。接着是生动活泼、别具一格的文艺表演。李克农、邓颖超站在土炕上清唱《武家坡》，全场气氛十分热烈。

此时，毛泽东也到了会场。他披了件棉大衣，脸刮得很干净。当他走进来的时候，窑洞里已经坐满了人。

见到毛泽东进来，大家都笑道：主席今天漂亮啦。毛泽东也笑了，他说，我还没理发呢。在晚会上，毛泽东没有讲话。他来只是想轻松轻松，而这种轻松的情绪，或许有益于他的诗兴。

宴会后，丁玲来到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问她：“你现在打算做什么？”

“当兵，当红军。”丁玲爽快地回答。

“好呀！最近可能还有一仗打，正赶得上。就跟杨尚昆他们领导的前方总政治部到前线去吧！”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样，丁玲在保安仅住了12天，便赴前线去了。

不久，毛泽东在拍给陇东前线聂荣臻将军的电报中，附上了赠送丁玲的《临江仙》词：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丁玲接到词的电文后，立即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感谢，并要求毛泽东手书这首词给她。毛泽东答应了她的要求。次年春，丁玲陪同史沫特莱从前线回延安，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边说话边在一张巴掌大的白色油光纸上，用毛笔横书款式写下了上面所引的那首词。这首词的上阙，描述了丁玲初到保安受到欢迎的情景，下阙则称赞了丁玲从“文小姐”到“武将军”的变化。“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这是对丁玲及其创作的高度评价。

后来丁玲从前线回到延安，毛泽东见到她非常高兴，向她宣布了任职命令：任命丁玲同志为中央红军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丁玲听到命令，既喜又愁。喜的是毛泽东和党中央这样器重自己；愁的是自己从来没当过领导，现在与红军战士相处不几天就要当领导，几乎什么都不懂，怎么工作呢？她想找机会写文章，当好新闻记者。于是说：“当主任，我能行吗？”

“你能行，不会就学嘛！你总愿意学习吧？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想当红军，说明你愿意学习红军，只要肯学，一

切都可以学会的。我们闹革命，搞武装斗争，开始也不会嘛！还不是学中干，干中学，慢慢就学会了。”毛泽东鼓励她说。

“我是愿意学的，到陕北来什么都要学，可这是要我当领导，当主任啊！”丁玲喃喃道。

“当领导也难也不难，只要钻进去什么都好办了。”毛泽东又把声音提高了一些说：“我看当好主任无非是抓那么几条嘛！首要的是放下架子，深入实际，团结战士，团结干部，搞好各方面的关系；其次要多动脑子，注意学习别的领导好的工作作风和方法，取长补短，把上级精神吃透，把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再就是严格要求自己，身先士卒，理论联系实际。”

听着毛泽东的话，丁玲不断地琢磨着每一句、每一个字的涵义，在迷茫中看到了光明，在困难中看到了希望。但她还是说：“那就试试吧。”

丁玲带着任通知书回到部队，开始了工作。她上任后，工作是异常繁忙的。当时正处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夜，在新形势下使警卫团适应新的情况，认识历史转折，认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是很艰巨的工作。她认真按毛泽东的嘱咐去做。

为了做好工作，丁玲深入连队，和干部、战士交朋友，了解他们的感情、想法，了解他们的出身、经历、性格、爱好。开始，许多干部战士对她的某些作风，也不很看得惯。但通过她的努力，在很短时间内，了解了许多干部战士的情况，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战士与作家、干部和主任的距离在缩短。丁玲看到这些变化后，感到十分宽慰。

为了不脱离群众，丁玲对自己生活方面的要求更自觉、更严格了。那时，团以上干部伙食有了小灶，丁玲主动放弃吃小灶和白面的权利，宁肯吃她不习惯的小米杂粮，从而赢得了大

家的尊敬。

丁玲在中央警卫团的任职虽然只有几个月,但在她的一生中却是很重要的。从那时起,她熟悉了干部战士和人民军队,并逐步了解和掌握了领导艺术,为她以后的事业打下了基础。因此,抗战爆发后,党决定她担任西北战场服务团团长,在抗战前线建立功勋。每当谈起这段经历时,她都带着甜蜜的笑意,怀着欢快的心情说:“我现在仍珍藏着毛主席亲笔签发我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的任职命令,我把它当做激励自己在长征路上不断前进的号角。我时下虽已届耄耋之年了,但我仍愿以我有限的人生为中国文学事业和祖国四化做出贡献。”

1942年3月丁玲搬到了“文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驻地),准备以陕北革命为题材写一本小说。3月7日晚,《解放日报》编辑陈企霞派人送信来,一定要让丁玲写一篇纪念“三八”节的文章。于是,丁玲连夜挥就,把当时因两起离婚事件而引起的为妇女同志鸣不平的情绪,一泻无余地抒发出来。这篇杂文就是《“三八”节有感》。文章替女同志说了几句话,给男同志提了点意见,特别是对那些扔掉“土包子”,另娶年轻、漂亮老婆的男同志提出了批评,也反对了一礼拜跳一次舞的人洋洋得意的宣扬。这就得罪了一些人。丁玲后来回忆道:因为这篇文章,第一次对我提出批评是在4月初的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这时延安各机关已经开始了整风学习。这次会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讲了几句开场白。第一个发言的是曹轶欧。她很有条理地批评了《“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我还是没有感觉,只奇怪:你曹轶欧不搞文化工作,为什么批评我咧?第二个发言的是贺龙同志。我一向喜欢他,尊

重他的，我完全信任他对像我这样的人是充满了善意，不会难为的，因此，当他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骂我们的总司令……”我还望着他笑，满心想他误会到哪里去了，我什么时候骂过我们的总司令呢？第二天我特地跑去看他，叫他老乡，说不打不成相识，我来听他的意见来了。第三天，他到“文抗”来看我，在我那里吃中饭，谈得非常融洽、亲切。参加这次学习会的文艺界人士只有周扬和我，他坐在后面一点，我坐在靠主席台右边，他没有发言。博古同志原是坐在后边的，这时坐到我身边来了，一直坐到散会，还悄悄地问我：“怎么样？”我当时没有一下懂得他问的意思，后来，我才理解他，我是多么感谢他呵！最后，毛主席作总结，毛主席说：《“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现已平反——编者）。

这期间，毛泽东还找丁玲谈话，说：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长处，肯定优点，再谈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丁玲感激毛泽东在会上保了自己，也信服他的指点。虽然《“三八”节有感》受到批评，但在当时还是和风细雨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党组织对丁玲仍是信任的、重用的，把她调到“文协”担任整风学习委员会主席。把这篇文章定为反党大毒草，并且大加讨伐，是1957年把丁玲划为右派以后的事。这篇文章拿到今天来看，无非是从反封建的主题出发，尖锐地批评了残存在一些男同志身上的大男子主义。虽然丁玲在批评时没有注意具体历史环境和方式方法，但就文章的整个倾向来看还是正确的。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在新的形势推动下，丁玲遵照毛泽

东的教导，下乡下厂下部队，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农兵火热的斗争中去。1944年初，她被调到边区“文协”，专门从事写作。这年6月，延安召开边区合作社会会议，丁玲到会上去体验生活，广泛地接触了互助合作中的先进人物和模范事迹。新的人物和事迹，使她不能不拿起笔来。会间，她完成了有名的报告文学《田保霖》，得到广大群众和中央领导同志的热情称赞。

田保霖是靖边县一个乡的合作社主任，工作做得很好。丁玲在《田保霖》中倾注了满腔的热情，表扬了这位互助合作道路上的带头人，并通过田保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发展历程，展示了陕北地区近二十年的历史变迁。7月1日清晨，毛泽东读了丁玲写的《田保霖》和欧阳山的《活在新社会里》，从中感到了新闻的创作作风，便当即写了一封信给他们：

丁玲、欧阳山二同志：

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

敬礼

毛泽东

七月一日早

下午，丁玲、欧阳山应邀来到枣园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对丁玲说：我一口气看完了《田保霖》，很高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走下去，为你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傍晚，毛泽东请他们俩吃了饭。明月初升，他们才策马出

来。欧阳山喝了不少酒，敞开衣襟，让习风吹拂。丁玲呢，还沉浸在刚才的回忆中。多美的枣园的黄昏呵！一钩新月，夏风送来枣花的淡香。毛泽东雍容大方、温和典雅的仪态，以及他在款款漫步中的音容笑语，都铭刻在了她的记忆里。

不久，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上，毛泽东又向大家说：“丁玲现在到工农兵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田保霖》表明丁玲创作思想的明显转化，所以毛泽东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重视，对丁玲给予热情的鼓励。

1948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那时解放战争正处在和国民党反动派决战的前夜。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彻夜不眠，计划、部署和指挥三大战役。七八月间一个炎热的下午，毛泽东请胡乔木、萧三、艾思奇等同志去散步，毛泽东高兴地和大家一起坐上他的中吉普，驱车二十余里，到了一片树林边下车，边走边聊，兴致很高。呆了一会儿，毛泽东发现胡乔木他们在一边谈论问题，便走过去，一问才知道，原来是丁玲曾请胡乔木、萧三他们对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提提意见，现在凑在一起正好议论一下。毛泽东没有看过这本小说，不好就小说发表意见，他边听边抽烟，想了一想说：“丁玲是个好同志，就是少一点基层锻炼，有机会当上几年县委书记，那就更好了。”后来有的同志把毛泽东讲的关于丁玲的话讲给她听，丁玲很高兴，也很激动。

1951年夏天，丁玲和爱人陈明在颐和园云松巢居住。一个星期天下午，一位警卫员跑上山来告诉他们说：“有一位首长要来看望丁玲同志。”过了一会，只见公安部长罗瑞卿陪着毛泽东来了。毛泽东沿着山坡拾级而上有点气喘，穿的黄绸